

官本末論

120
30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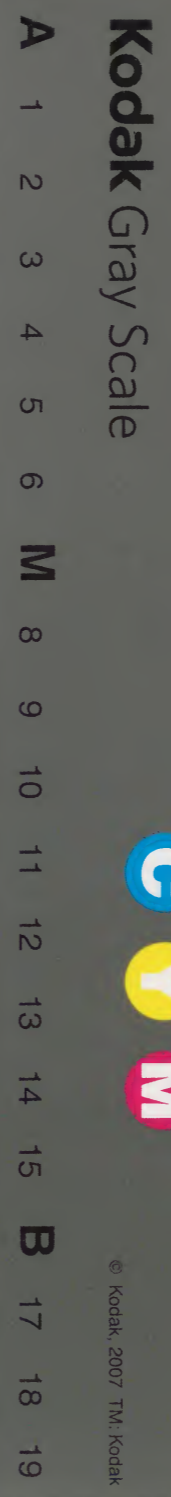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雜史類	別架	函
三〇	三八	二	冊
冊	號	架	函

漢 書 門			
五九七七			
三〇			
冊	架	函	號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77
冊數	30 (1)
函號	285 50

宋史紀事本末論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

宋元紀事本末論正敘

讀史至宋。蹶乎傷之。代侔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寡
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
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
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証。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
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剪裁繁陋。別韓老同傳
之非。去琬琰濫收之謬。然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
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
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真木。尙歎未見
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

俱從姑舍。豈□□冕旒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且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安續也。宋治懦弱。文繁實少。元臣譏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駐驂一南。國祚竟覆。論者咸咎熙寧變法。宜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

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旣無長。槍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繇史賈。柔柔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之弑。泰定之篡。明寧之殂。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適

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
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熟也。
間居尚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煙。
嘗念神器。襍祿。雜鼠難竊。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取
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闢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
羣賢之勞蓋。莫救一夫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代
也。藝祖法恭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鞭鞞地廣秦隋。而
曆短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即夷狄之所以得。夷狄
之所以失。即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不遠。
漢臣進規。引秦爲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即宋元

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乎。

婁東張溥題

表前人之志云。

一先庶常貫穿博綜。經經緯史。源流炳然。故於經則有十三經註疏大全合纂。於史則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考核論正。蓋國之有史。史之有通鑑。通鑑之有紀事。缺一不可。國史因人。通鑑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紀傳不顯。年非通鑑不序。事非本末不明。袁機仲先生所著。與司馬氏同功。先庶常序之詳矣。乃宋元諸史未有折衷。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先庶常詳爲較訂。庶幾今古得有全書而刊板。向在浙中。兵燹之餘。蕩爲灰燼。讀

史者攬全史而失宋元。不無遺憾。聞升搜輯原本。

授之剗。庶無負先庶常嘉惠後學之志云爾。

一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發明正論。爲史學指南。今

藏書家止有慎獨齋小板。先庶常編年標目。特刊

善本。藏板崑山李氏。四十年來已多缺失。聞升構

歸補輯。原本始全。單心讀史者。庶幾有同好乎。

一先庶常纂集評定諸編。有禮書樂書尚書合纂易

經合纂詩經合纂四書合纂歷代名臣奏議漢魏

百名家歷代文典文乘古文五刪南史莊子列女

傳。今所存鏤板。止奏議尙書。現在校修行世耳。其

餘不可復問矣。升念別書之存亡。所關差緩。至禮樂兩書。辨明度數。考訂音容。小之修身養性。大之治國平天下。何可斯須去者。乃可聽其散逸乎。升今將宋儒陳氏禮書樂書。及明鄭世子所著樂書。經庶常所參核考正者。悉遵原本。次第梓行。以表先庶常耽精禮樂之意云。

一先庶常所著書。有七錄齋前集後集春秋三書史論一編二編。俱經鏤板行世。今諸刻具在。獨春秋三書板已散失。升念先庶常羽翼聖經。爲功最大。其分列國以立論。則君相之得失昭然。合四傳以

考中。則諸家之是非燦列。廿年讀書稽古之力。大約於是書見其苦心。升近多方構求。始獲原稿。茲卽鳩工梓。以行世。

一先庶常兄弟十人。而先君齒長。首以經史之學。相切劘。故庶常終身師事。惜積學不遇。晚年著時政議要諸書。先庶常參訂授梓。第其中今昔有殊。尙須考訂。嗣出問世。謹先附識於此。

姪聞升謹識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荆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粵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荆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粵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平南漢

第六卷

卷四 平江南

第七卷

卷三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第八卷

卷二 禮樂議

第九卷

卷一 治河

第十卷

卷二 金匱之盟

第十一卷

卷一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第十二卷

卷一 平北漢

第十三卷

卷一 契丹和戰

第十四卷

卷一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第十五卷

宋史紀事本末

目錄

第十六卷 交州之變

第十七卷 蜀盜之平

第十八卷 太宗致治

第十九卷 營山之議

第二十卷 至道建儲

第二十一卷 契丹盟好

第二十二卷 天書封祀

第二十三卷 丁謂之姦

第二十四卷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五卷

咸平諸臣言時務

契丹盟好

天書封祀

丁謂之姦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六卷 郭后之廢 溫成事附

第二十七卷 天聖災議

第二十八卷 茶鹽權罷

第二十九卷 正雅樂

第三十卷 慶曆黨議

第三十一卷 夏元昊拒命

第三十二卷 儂智高

第三十三卷 貝州卒亂 王則

第三十四卷 浚六塔二股河

第三十五卷 英宗之立

卷三十一 刺義勇

卷三十二 刺義勇

卷三十三 濮議

卷三十四 王安石變法

卷三十五 王安石變法

卷三十六 學校科舉之制

卷三十七 學校科舉之制

卷三十八 元豐官制

卷三十九 元豐官制

卷四十 西夏用兵

卷四十一 西夏用兵

卷四十二 熙河之役

卷四十三 熙河之役

卷四十四 瀘夷

卷四十五 瀘夷

卷四十六 元祐更化

卷四十七 元祐更化

卷四十八 宣仁之誣

卷四十九 宣仁之誣

卷五十 宣仁之誣

宋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六卷 洛蜀黨議

第四十七卷 紹述

第四十八卷 孟后廢復

第四十九卷 建中初政

第五十卷 蔡京擅國

第五十一卷 花石綱之役

第五十二卷 道教之崇

第五十三卷 金滅遼

第五十四卷 復燕雲

第五十五卷 方臘之亂

宋江附

漢正羣姦之窟

第五十六卷

漢正金人入寇

第五十七卷

漢正二帝北狩

第五十八卷

漢正張邦昌僭逆

第五十九卷

漢正高宗嗣統

第六十卷

李綱輔政

第六十一卷

宗澤守汴

第六十二卷

兩河中原之陷

第六十三卷

南遷定都

第六十四卷

金人渡江南侵

第六十五卷

苗劉之變

第六十六卷

平羣盜

第六十七卷

金人立劉豫

第六十八卷

張浚經略關陝

第六十九卷

吳玠兄弟保蜀

第七十卷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第七十一卷

順昌柘臯之捷

第七十二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第七十三卷

金亮之惡

第七十四卷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第七十五卷

分列終事之

建延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第七十六卷

孝宗之立

第七十七卷

隆興和議

第七十八卷

孝宗朝廷議

第七十九卷

陳亮恢復之議

第八十卷

道學崇訓

第八十一卷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廟議陵議

第八十二卷

韓侂胄專政

第八十三卷

北伐更盟

第八十四卷

吳曦之叛

第八十五卷

宋史三編本末

蒙古侵金

第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第八十七卷

李全之亂

第八十八卷

史彌遠廢立

第八十九卷

金河北山東之沒

第九十卷

蒙古取汴

第九十一卷

會蒙古兵滅金

第九十二卷

三京之復

第九十三卷

蒙古連兵

第九十四卷

余玠守蜀

第九十五卷

真魏諸賢用罷

第九十六卷

史嵩之起復

第九十七卷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第九十八卷

公田之置

第九十九卷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第一百卷

蒙古立國之制

第一百一卷

北方諸儒之學

第一百二卷

蒙古南侵

第一百三卷

郝經之留

第一百四卷

李璫之納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要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第一百七卷

元伯顏入臨安

第一百八卷

二王之立

第一百九卷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目錄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一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
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拔苗
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
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
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
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
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
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
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
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

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
起將按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
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
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
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
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
贖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
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
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一
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川之匡胤就

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臘川戍。帝涿郡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

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
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
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叛。北漢兵引還。戊
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
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
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諭翼
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
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
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
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

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
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
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
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髧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
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
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
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
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
卽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

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
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
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
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
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
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
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
濟帥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
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
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
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
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
言因使其宜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
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
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
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
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
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

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廬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太將馬全義卽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

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閩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卽日

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諡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彙，馳兒多智略，知藝

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旣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已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嘗。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閭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邑筠違其言徒恃僭珪槍撥汗馬以收重進使
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
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
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應
敗于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
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一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二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
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
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
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

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秋七月罷侍衛都
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
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
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
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
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山爾。帝悟。一日召普
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
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
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
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大重。唯稍奪其權。

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
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
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
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
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
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
富貴。何一且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
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
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
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
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
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徵
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
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
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

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
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
藩鎮入朝。常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
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
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
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
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闕闕。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
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
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
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卽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

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

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

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

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媼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八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

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迎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

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于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萃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

宋更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為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寧為東遷貶德哉。南渡賊檜為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
 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
 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
 十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三

北海馮九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大和中間... 姪孫紹祖同校

以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二民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

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

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

十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

冲嗣。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一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縛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帥於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

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援搦。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冲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冲無能開門納土。直掇拾耳。荆南旣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爲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虜。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島之世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為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三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四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

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川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延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日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

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斌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

吳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建門。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

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鑰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鑰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陞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鑰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衆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施開

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

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

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旣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
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
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
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
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六
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翁素服待罪闕下
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大師兼
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
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
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
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
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
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旣
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
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
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
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廷澤爲東川七州招
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
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

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

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人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

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囚。衆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帥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昶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玄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衆笑。李昊之

勸降。雖不若高彥暉之死義。然盱衡國勢。王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而。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昶母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昶任彥暉。疎王昭遠輩。昶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灑地。嗟彼偷生。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宋史記事本末論正卷之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止

男永錫

玉瑞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群弟故也勸鋹除去諸

王銀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
綱大壞內侍監許彥真復讒殺尙書右丞鍾允章
與龔澄樞並川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
麗婁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
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爲內
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
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九月潘美
尹崇珂帥兵攻南漢彬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
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
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

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
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
以廷瑁爲招討使屯洗口帝旣克彬得南漢內侍余
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
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
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
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
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
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獮之
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

蜀未遑也。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珪屯泚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詣廷珪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珪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珪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泚口祠之。開寶三年九月。銀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銀肆爲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爲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銀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

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堡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艦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

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銀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十一月銀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

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濯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濯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

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

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銀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銀罪，賜

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大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銀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龔後劉銀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龔無道為弟洪熙所弑晟復殺洪熙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銀能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剪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

屋其可久乎。邵廷珪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鋹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慙猶叔寶，半頭謠應，酬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卷之五

慶應丁卯

